

岁月似水 洗尽历史风尘
文章如火 炙烤逝者魂灵



我所知道的

盛世才

民国高层内幕大揭密丛书

文思/主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岁月似水 洗尽历史风尘
文章如火 炙烤逝者魂灵



我所知道的

盛世才

民国高层内幕大揭密丛书

文思/主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异国他乡 独贪巨款 心黑手狠露峥嵘…………… (1)

人事沧桑，事态炎凉，谁料想竟落到如此模样！
郭松龄去后，父母衣食无着，景象凄凉，万分悲惨
盛世才丧尽天良，独吞巨款，日本逍遥，心黑手狠露
峥嵘

第二章 天公“作美” 坐享其成 南疆北疆一枭雄…………… (8)

盛世才有句名言：“革命也得要有资本，有了资
本，纵然没有革命组织关系，革命组织关系也会找
你，只要你表示革命。”算他时来运转，从参谋到总
指挥，一帆风顺，四一二政变，他坐享其成，天公
“作美”，使他击败马仲英……耍阴谋，逞诡计，终成
天山南北一枭雄。

第三章 “俯首称臣” 甘做傀儡 血腥统治十一载…………… (30)

1933年4月12日，风云突变，新疆首府迪化枪
声大作，政变开始。盛世才趁机窃取了政权，这一切
幕后的操纵者乃苏联。此后，盛世才仰人鼻息，甘做
傀儡，开始了他在新疆十一年的血腥统治。

第四章 捏造罪名 铲除异己 陶、李、陈命赴黄泉…………… (38)

1933年6月26日，迪化省政府东花园，几声清脆的枪声传来，陶明樾、李笑天、陈中命赴黄泉。以“莫须有”的罪名铲除异己，使得迪化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人人自危。

第五章 处心积虑 炮制阴谋 斩尽杀绝暮霭沉…………… (54)

盛世才阴险狠毒，炮制的“阴谋暴动案”不可胜数，他自己既是“编剧”，又是“导演”，杀人如麻，罪恶滔天，多少屈死的冤魂在风中无助地呼嚎，令人毛骨悚然。

第六章 阴云密布 山雨欲来 冤魂遍野大逮捕…………… (65)

盛世才才是个翻云覆雨的刽子手，他一生亲共又反共，亲苏又反苏，亲蒋又反蒋，出尔反尔，喜怒无常。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更何况他并不是什么智者，1944年8月发生的大逮捕对他来说原是家常便饭，然而这以后发生的事恐怕是他作梦也没有想到的。

第七章 特务统治 凶狠毒辣 残暴异常世人骇…………… (79)

盛世才的特务统治，手段多样，组织严密，分工明确，收罗花名册，捏造黑名单，随心所欲，无法无天。他表面上善于伪装，内心里凶狠毒辣，杀起人来毫不客气，毫不手软。

第八章 滥施酷刑 集体屠戮 监狱好比阎王殿…………… (118)

老虎凳、辣椒水、站炭屑、站冰针、扎铁针、扎铁圈、夹子弹、点天灯、集体屠杀……种种行径令人

不寒而栗，闻所未闻，比起中美技术合作所毫不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简直是人间地狱，使得闻者丧胆，听者变色。

第九章 狱中八年 惨绝人寰 丧胆销魂度春秋…………… (140)

无缘由，遭关押，历经艰难岁月。受酷刑，挨拷打，阅尽狱间颜色。八年后，有幸生还，妻离子散，孑身一人，命途多舛，道不尽斑斑血泪，纵有一腔怨气向谁诉？

第十章 一手凶残 一手怀柔 残害部属有“戏法” …… (192)

盛世才在外表看来，待人接物真挚诚恳，平易近人，彬彬有礼，对待部属问寒问暖，收买人心，暗地里翻云覆雨经常事，残害部属有“戏法”。

第十一章 天山南北 一人号令 插翅难逃魔王爪…………… (209)

“六大政策”标榜清廉，害怕株连，新疆朴素成风，应酬绝迹。政治上自成体系，“皇亲国戚”是例外。教育、商业、军队、警察、新闻出版……但听盛世才一人号令。

第十二章 亲苏反苏 阳奉阴违 明争暗斗手段多…………… (238)

苏联红军两次入疆，盛世才一刻未曾放心，彼此明争暗斗。盛世才在历次所谓“阴谋暴动案”中，均把苏联在新疆的要员牵扯在里面，并向莫斯科呈控，同时还利用自己的情报机关，侦查逮捕与苏联关系密切的中国人，以削弱苏联对新疆的影响。

第一章 异国他乡 独贪巨款 心黑手狠露峥嵘

人事沧桑，事态炎凉，谁料想竟落到如此模样！郭松龄去后，父母衣食无着，景象凄凉，万分悲惨。盛世才丧尽天良，独吞巨款，日本逍遥，心黑手狠露峥嵘。

李上林^{*}口述 1925年冬，郭松龄反张作霖失败被杀后，当局即将郭的财产如数查封。他的家住在沈阳大东关北簸箕胡同，家中只有年已古稀的二老同一个女仆。郭的门口经常有两个宪兵作游动的监视。郭的父亲名郭恢原，系前清的贡生，教过私塾，为人个性刚直，言语倔强。自郭松龄失败后，所有家族、亲友以及同仁、部下等都裹足不前，没有敢到郭家中慰问二老的。真是门前冷落车马稀，景象凄凉，万分悲惨。

我是1924年冬被郭松龄送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翌年冬因郭松龄反张被调回国。郭松龄失败后，东北当局即取消我的学籍。1926年初，我又私自离职跑回东京，继续入学。自郭松龄失败后，我在未到东京前，先后两次到郭家看望二老，每次都买点糖果点心等，权当对二老的安慰。自郭松龄夫妇被杀后，我

* 口述人曾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

内心忧愤异常，既感前途茫茫，又恨当局的残暴。受人之惠，济人之难，这句俗话，经常在我脑海中盘旋。虽然当局对郭家的仇视，宪兵每天在门前徘徊监视，但我对此毫无顾忌。所以郭松龄二老每见我去，虽异常惊讶，但又特别感动，以致老泪横流，泣不成声。睹此情景益增内心的酸痛，我只有勉强说几句无聊的话，以安二老之心，因此二老对我的感觉比较好。在1923年，东北军保送到日本陆军大学的学生，有徐祖贻、郭恩霖、高胜岳、郭鹏乔、何成璞、盛世才等六个人，而郭、徐是由杨宇霆保送的，高胜岳和郭鹏乔系张汉卿保送的，何成璞和盛世才系郭松龄保送的。六个人之中分杨、张、郭三派，因此何、盛两人的关系比较密切，而盛世才的妻子系郭松龄的老同学邱宗浚的女儿，同时也是郭松龄的干女儿。盛、郭之间，既是亲属，又是翁婿，当然比一般人更为亲密。而尤以盛世才和他的妻子，见到郭松龄的夫人韩淑秀时，左一个“妈妈”，右一个“妈妈”，口口声声比自己的亲妈叫得还响亮。而郭夫妇又无子女，当然也拿这个姑娘和干女婿当作两活宝看待。

1925年9月间，日本陆军实行秋操大演习，东北军派郭松龄到日本观操。郭松龄当时因东北局势和个人处境的关系，情绪非常低落，拟观赏秋操后，准备在日本住一个时期，借以研究军事学术。不期孙传芳在苏皖发动战事，把江苏督办杨宇霆和安徽督办姜登选先后驱逐出苏、皖，并大有继续北上，一举进攻山东之势。因此东北当局速调郭松龄回国，准备对孙作战。郭松龄即将在日本预备研究军事的用款，在回国前交盛世才保存。郭松龄回国后在11月间，即发动反张作霖战争。当时何、盛亦回国参加郭松龄的反张战争，及郭失败后，何、盛都跑到日本驻新民县的领事馆隐藏了几天，最后又跑回日本继续上学了。他们两个人的学籍，当然是被东北当局取消了，因此在学费方面暂告中断。

因盛世才手中有郭松龄存款的关系，对于学费突然中断满不在乎。但何成璞的学费来源，一时尚告无着，在思想上不能不增加负担，而何对郭的存款，仅渺茫的知道在盛世才的手里，至于存款数目，和做什么用途，以及郭松龄走时是否已带走了，这一切情形全不清楚。何成璞在表面上曾试探性地向盛借过钱，而内心是想把郭松龄的存款分而食之，结果被盛世才断然拒绝。何对盛的无情拒绝，不得不忍气吞声，何、盛的关系也就由此开始逐渐走向恶化了。

1926年3月间，我和苏开元、颜宏杨等又回到东京。何成璞向我们把郭松龄在盛世才手中有存款的情形说完后，我们非常愤慨，认为盛世才为人不耻。郭松龄的财产被查封后，二老生活无着，他还丧天害理地隐匿郭松龄的存款。我们虽气愤万分，但对郭松龄的存款，既无证据，又无相当的线索，恐怕徒引是非，别无其他办法（何成璞在东北陆军军士教导队时他当连长，我们彼此间私人关系很接近，我们三人经常到他的住所研究战术）。何成璞向盛世才借钱被拒绝，和企图同盛分郭松龄存款事，当时对我们分毫没有暴露。我们四个人讨论了一气，也没有找出什么较好的办法来。最后我想出一个比较笼统，而又带些旁敲侧击的办法，说：“郭老太爷对我们印象很好，我可替他给盛世才写一封信寄回去。请他按我代写的信照抄后，再给我寄来。我们根据郭老这封信，含而不露地向盛世才作强硬性的试探索款。根据他的表示，再作第二步的处理。我想郭老一定会把我这封信照抄后寄来。”他们三个人听我说完后，都认为这个办法很好，绝对能发生效力。我又接着说：“盛世才的心眼如果稍一活动或滑头一点，随便捏造几句话，都可以隐瞒过去，使我们无法查问。这不过是在没较好的办法中，想出来这一线之路，或可能由这封信，把盛世才的匿款敲出来。”何成璞说：“郭松龄的存款数目，我虽

不清楚，但我判断存款绝对是有的。盛世才过去也和我露过这样的话，他说郭松龄看完秋操后，准备在日本研究一个时期的军事学，打算叫我把他的用款先存起来。自东北取消我俩的学款后，在学费方面我是非常地着急，但盛世才毫不介意。再说他又有老婆孩子，另外还有个女仆人，在生活方面很潇洒自在。他如果没有把握，决不会这样的满不在乎。”何又说：“如郭老把信寄来，盛世才看信后，他是心胸狭隘，猜忌多疑的人，绝对会露马脚的。上林你就赶快起草，保证决不成问题。”于是我就在何成璞这里开始写郭老给盛世才的信。内容大意如下：

“世才贤契，云山别后，颇为系念。情景日非，愈增愁怅。年前松龄赴日观操，本拟借机在日钻研军事。何期苏皖战发，仓促归来，将准备钻研费用，悉存贤契之手。现家中所有财物都被查禁，而日常生活愈感困难，辗转愁思，无以为计。惟盼将松龄存款，如数转交李上林等，以便寄来，借以维持我年已古稀、苟延一息的风烛残年。回忆往时门庭若市，而今日门可罗雀，每念及此，痛感类似。贤契义骨侠风，古道热肠，以救急扶危之心，当不以在远之衰老见外，如此则生者感而死者慰矣！临迫切何胜企望，并祝近祺 愚郭恢原启。”

我把信稿写完后，他们三个人都看了，认为信中的意思和口气都还比较合适。当晚我们三个人都回来了，第二天我又给郭老写了一封信，将盛世才匿款的情形，并准备将来向他索款的方法，都写得很详细，随同给盛世才信的草稿一并寄到沈阳去了。

我给郭老去的信不到十天，就接到回信了，内中并有转交盛世才的一封信，完全是按我的原稿抄写的。我当即拿着信，联合郭松龄过去保送的同学苏开元、顾宏杨、李英夫、唐大中、吴钦文、宫其光、董致和、舒玉赞、赵云龙等和我共十个人，把郭老给盛世才的信都看完后，大家对盛世才都万分的愤慨。当即到盛

世才家中见面后，将郭老的来信交给他了。我这时专注意盛世才看信时的表情，本来盛世才就是一副铁青脸和两个铃铛式的眼睛，另外还有些口吃。他看完信后，脸上由铁青而变为焦黄色了。这时我的内心揣度，看盛世才的颜色惨变，不但认为是有一件事，还可以看出来他对郭老讨款，事前是没有准备的。因为我们对他的索款，虽然拿着郭老的信，也是一种隔山买老牛的办法，完全是利用含混撞闯的手段，向他做试探性的进攻。他如果说根本没这件事，或说虽然交给我了，但郭松龄临回国时又拿走了，也可以说走前都买些东西拿走了。任何一种说法，我们都无法查究。但贼人胆虚，内疚神明，这两句话在盛世才的身上发生作用了。盛世才把信放下后，我先装出很强硬的态度向盛世才说：“郭将军存在你手的款赶快拿出来，给郭老太爷寄去，好维持他们的生活。”盛世才听我这一说，脸上更显出惊慌的样子，本来就有口吃的毛病，这一着急更说不出来话了，结结巴巴地说：“款是有，你赶——你赶——没有那么多了。”大家听到盛世才已承认款是有，立时都神气十足地逼着问他：“还有多少？赶快都拿出来。”盛世才又接着你赶——你赶地说：“还有六千多元。”（一日元合国币一元六角）我们又装腔作势地问：“那么多的存款，为什么只剩六千多元了？你都把款弄哪里去了？快说。”盛世才又说：“我只用了三千多元。”我们又紧接着问：“把这六千多元赶快先交出来，其余的随后再详查。你要老老实实地说真话，什么事情都好办，你如果要打掩护欺骗，那你是自找苦头，千万不要后悔。”盛世才像挨枪的鸟一样，垂头丧气地说：“我决不欺骗，明天将银行的存款一定都提出来，交给你们。”这时我们几个人七言八语地一面对盛讽刺，一面带些漫骂性的讥笑，大家闹了一顿，都回来了，等到明天好再来取款。

第二天午后，我们十个人又到盛世才家，前去取款。一进

门，盛世才的女仆（沈阳人）向我们说：“他们夫妇走了。”我们问：“上哪去了？”她说：“买的是火车票，大概是回沈阳了。”我们当时都明白了，这一定是回沈阳面见郭将军的二老，把我们甩到一边，认为款交给我们，他太丢人。他见郭的二老会说我决不是想隐匿存款，恐怕寄回来仍被东北当局没收，所以特意回来交给二老。这样表明他决不是忘恩负义的人，表面上仍不失为一个郭家的孝子贤孙。我们把情况判断以后，即决定先给郭老打电报，不主张他收盛世才的款，恐怕盛世才从中捣鬼，必须让他将款直接交给我们，以使彻底清查。同时又给郭老发一封快信，将盛世才的一切打算都详细的说了。盛世才夫妇到沈阳后，即住到他的岳丈邱宗浚家，到第三天他夫妇才去见郭的二老。此时我们给郭老的电报和快信，在盛世才没见面前都已接到了。盛世才夫妇到郭家时，先给二老叩一个头。郭老太爷一见盛世才，开口就问：“你们两个人来见我这老古董做什么？我也不能升你的官，也不能让你发财，来到这有什么用呢？请你赶快出去，不要在我家里！”盛世才见郭老态度异常倔强，果然按我们给他预想的那一套向郭二老陈述一遍，同时再三请二老将款留下。二老心中早已有底，当即向盛世才表示：“无论如何我不能直接收你的送款，我既委托李上林等这一群有热血的青年人代收。我如从中把你的送款直接留下，我实在对不起这一群青年人的热情。”盛世才最后虽又再三哀请，但被郭老坚决拒绝，结果不得不垂头丧气，颓然而返。盛世才走后约有十天，我们估计他快回来了，同时我们接到郭老的来信，将盛世才回沈阳见他的一切情形说得很详细。

盛世才由沈阳回来第三天，我们又都到他家里去了。这回见面，把盛世才闹得面无人色，结结巴巴地又说不出话了。我们并立即逼他取款。盛世才说：“明天我一定把款取出来，交给你们。”

我所知道的盛世才

我们第二天下午又到盛世才家去了。一进门，他的女仆又和我们说：“他们夫妇又都走了。”我们问：“又上哪去了？”女仆说：“我只知道买的是船票，不知道上哪去。”大家想了多时，也判断不出他到什么地方去了。有的说郭二先生（郭松龄二弟郭任生）住大连，恐怕盛世才到大连找郭二先生说情去了。但我们都不知道他的详细地址，电报和信都无法投送，只有等待他们回来再说。

盛世才夫如果然到大连找郭二先生去了。正在盛世才来到大连前两个小时，郭老太爷为了这件事，特意由沈阳到大连找他二儿子郭任生来了。他爷俩正在谈盛世才到沈阳见他的经过情形时，盛世才夫妇也忽然来了。郭老对郭任生说：“无论如何，咱们不能直接和盛世才打交道。这样我们对不起那一帮年青的小孩子，决不能辜负他们的一片热情。”盛世才夫妇到屋后，见郭老在座，当即冷水浇头，独坐一隅。盛世才又请郭任生代想办法，希望郭老将款留下，再给我们寄一封替他说人情的信。但郭老坚决阻止，不让郭任生直接留款。盛世才在此情形下，实狼狈不堪，竟然满脸泪下地说：“我这次来如仍无结果，再回东京，他们给我的侮辱恐不仅讽刺谩骂而已。”

郭老太爷将盛世才到大连的情形，又来信通知我们了，并表示决不和盛世才直接办理一切接款手续。约有十天，我们探知盛世才已回来了，就去了他家。盛世才一见大家进门，马上颜色惨变，不知所措，最后我们把盛世才架走了。结果到银行提出了六千二百多元，回来后立即给郭的二老寄回去了。实际上郭松龄的存款是否只一万元，我们虽不得而知，但盛世才交出了六千多元外，其余的三千多元，确实被盛世才吞食了。虽然如此，我们都饶恕了他，不再追问了。

第二章 天公“作美” 坐享其成 南疆北疆一枭雄

盛世才有句名言：“革命也得要有资本，有了资本，纵然没有革命组织关系，革命组织关系也会找你，只要你表示革命。”算他时来运转，从参谋到总指挥，一帆风顺，四一二政变，他坐享其成，天公“作美”，使他击败马仲英……耍阴谋，逞诡计，终成天山南北一枭雄。

周东郊口述 1930年盛世才应金树仁之聘前往新疆，经过大连时，我和他开始相识。1935年我应盛之邀入新，在文教界工作三年。1938年初我被盛捕押，在监狱内度过了七年半的岁月。狱中生活，颇多见闻。1945年出狱后，有机会看到不少盛世才统治时期的机密档案资料，乃加紧摘要抄录，积成巨帙。复回忆狱中所见所闻，与同难朋侪互相印对，笔之于册。希望各方面读者特别是熟悉内幕真相的有关人士予以指正。

盛世才的出身和为人

盛世才于1892年生于奉天省（今辽宁省）开原县，出身的家庭是中等地主，属满洲汉军旗。他早年在西丰县小学、沈阳农

林中学读过书，1917年到日本入明治大学。盛患口吃，但好作大言，有“大炮”之称。大约在五四运动时期，东北籍的留日学生因反对巴黎和会，相率归国，盛亦在内。他归国后，弃文就武，从上海去广东入驻粤滇军所办的韶关讲武堂，当时郭松龄在讲武堂兼任教官（郭本职为粤赣湘边防督办公署参谋）。郭松龄后来来到奉天任奉军第八旅旅长。盛在韶关讲武堂毕业后，即由郭援引，任郭旅上尉参谋。第一次奉直战后，张作霖锐意整军，选派少壮军人出国留学。盛复由郭松龄推荐，被保送入日本陆军大学学习。

盛赴日留学前，由郭松龄妻韩淑秀把她的义女邱毓芳（沈阳女师学生）嫁给他。婚后夫妇二人相偕东渡，邱入日本女子大学习家政。郭松龄夫妇因无儿女，把盛世才夫妇视同亲生子女，每月供给颇丰。盛、邱也把郭夫妇看作父母，书信中直称郭夫妇为“父母亲大人”。1925年郭松龄在滦州举兵反奉，盛世才曾回国参与其事。郭失败后，盛又返日本陆大。但奉天当局以盛系郭系，撤销了对他的保送关系。不知盛又通过何种关系，由苏督齐燮元推荐给浙督孙传芳，由孙保送，得以继续在日本陆大学习。

盛在日本陆大毕业后，回国投入了国民革命军，后来在贺耀祖部下任参谋。他自己曾对我谈过，当1928年日军侵入济南时，他正在黄河南岸贺部工作。1929—1930年间，他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参谋本部任作战科科长。

盛世才为人阴鸷，权力欲和政治野心极为强烈，时时刻刻总在窥伺时机。他曾对他的一个小同乡讲过，人不能作“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绝物”；要想干“革命”，就得“能令”，取得“能令”的地位是“革命”的起码条件；尽管你“能令”的范围不大，你总可以找机会把它变大。当1930年他去新疆路过大

连时，他曾对某同乡友人说过这样的话：“革命也得要有资本，有了资本，纵然没有革命组织关系，革命组织也会来找你，只要你表示要革命。”

具有这样强烈的政治野心的人，当然不甘寂寞，屈居于一个小小的作战科长的位置。大约在1930年间，他曾回到沈阳谒见张学良，想谋得东北讲武堂教育长的职位，未果。恰好1930年夏天金树仁派到南京的代表鲁效祖在京沪延揽军事人才。他通过彭昭贤的介绍，为鲁效祖所接纳。这年秋天，他便应金树仁之聘，携眷假道西伯利亚来到新疆。

从参谋到总指挥，一鸣惊人

金树仁自1928年攫得新疆政权后，鉴于老奸巨猾的杨增新还不免遭其部下樊耀南暗算，因而他一头扎入督办公署的三堂后便深居简出，同时在军政要津上非亲不任。他的五弟金树信任军务厅厅长，借着他的权势，结伙营私，排除异己。当时新疆有句民谣：“早晨学会河州话，晚上便把洋刀挎”（金树仁甘肃河州人），足见他们的封建乡土观念深固到什么程度了。可是，既然如此，金树仁为什么又向内地延揽军政人才呢？据当年金树信的亲信崔肇基团长的门下吏曹天爵说，金树仁作了督办以后，金树信便怂勇他利用当年甘肃河西一带连年战乱的时机，向外发展，把金家天下扩张到他们的故乡去。他们于是向国外购买军火、飞机，在迪化创办军官学校，筹设航空学校，送亲信子弟到德国留学，并给予德国法西斯政府以插手新疆的方便，以储备实力，同时从内地延揽了一些“人才”。除盛世才之外，当时被聘入新的还有小政客姜继，曾留学日本的东北军系空军军官李笑天、姚雄，采矿专家吴蔼宸等。

盛世才来到新疆后，因为同金家既无乡土裙带之谊，取得的依然是个备而不见用的参谋，所遇仍非所期。他素以军事专家自诩，来新后一举一动都十分矜持。他按照参谋工作的纪律，平常总要用一块黑纱来覆盖案头的公文，以显示自己是个与众不同的真正参谋人才。岂知这块黑纱却更加引起了金树仁左右对他的嫉视，认为他是有意做作。他便想夤缘谋一任县长做做，发笔小财，回内地去另作打算，未果。

1931年2月，哈密东小堡镇的卡官张某强娶维民阿布都的女儿，激起了维民的公愤，杀了这个卡官和他的爪牙，群起反抗官府。

当时正值哈密郡王因王权被夺，与金树仁政府发生严重矛盾，其所属维族农民在改土归流中又受到反动官府的巧取豪夺，对统治者也益加仇恨。小堡暴动发生后，哈密王府的上层分子——王府军官和加尼牙孜、总管尧乐博士，利用维民仇恨官府的心理，取得了这个自发的农民反抗运动的领导权，乘机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民族仇杀和卫护王权的武装暴动——哈密事变。驻哈密省军师长刘希曾数次派兵前往镇压，但均为维民击退。后又派兵一团往“剿”，途中被和加尼牙孜武装追袭及维民迎击，几乎全军覆没。这时镇西哈萨克牧民也群起响应，和加尼牙孜乃乘势提出了恢复王制等要求。金树仁政府于是更易师旅长，遣发援兵。和加尼牙孜亦扩大自己的队伍，并邀请当时困处嘉峪关外的马仲英入新。

1932年5月，马仲英率部入新，嘱和加尼牙孜部拒瞭墩，他自己围攻哈密。时哈密城内省军尚有三千余名（守城将领为师长朱瑞墀，旅长熊发有），凭借旧存火药坚守。马乃北围巴里坤，降守将何振祥（省军团长），得库存枪三四千支，军势大振，乃趋瞭墩，击溃了鲁效祖所率的援军，击毙旅长杜治国。鲁效祖焚

粮七角井，遁往木垒河。

这时，金树仁政府鉴于局势严重，调伊犁垦屯使张培元为援哈前敌总司令，率兵东行。盛世才由鲁效祖部的参谋长调任为张培元部的参谋长，从此他开始在新疆崭露头角。

张培元率部于1931年9月出七角井，逐步推进。这时哈密城仍由省军据守。马仲英本人在战败杜治国旅时，腿部负伤，且急于东归玉门，以所获武器扩编自己的队伍，巩固地盘，相机大举，乃主动率部东撤。因此张培元部没有遇到较大抵抗，就进占了哈密。和加尼牙孜等不是省军对手，率部逃往新蒙边界；尧乐博士所部也被迫逃窜甘边。

哈密解围后不久，张培元被调还伊犁，改由塔城镇守使黎海如接替。和加尼牙孜在新蒙边界取得补给，返回哈密附近山地，不时出击省军。马仲英派来的别动队如马世明等深入吐鲁番、鄯善，组织暴动，煽起民族仇杀。盛世才在东疆烽火日炽时，于1932年春被任命为东路总指挥，率兵三团，在哈密与和加尼牙孜部周旋，同年6月入山，摧毁和部的主要根据地。此后他与和部屡次谈和，但都无结果，这样一直延续到该年秋末。马世明入据吐鲁番后，盛部又西调，转战于吐、鄯等地。

12 在东疆混战中，盛部作战的特点是：仗打的次数多，本身损失少；与敌方小接触多，主力决战少；在作战中决不冒险，胜不穷追，败不骤退，以免陷入敌伏而保存自己的实力。盛还使用了一些收揽人心和瓦解敌人的手法，如：在行军中与官兵共甘苦，不贪财爱色，不吸食鸦片，不私取虏获品，以树立声誉，博取部下的拥戴；在可能范围内限制部下屠杀战地伊斯兰教人民与俘虏，并可重金收买当地居民和俘虏同和部联系，刺探敌情。据盛部军官谈，当时动乱地方，民族间的仇杀、暴行与掠夺异常残酷，盛世才对己部也不能完全制止。惟他本人不苟取一物，不侮

我所知道的盛世才